

須田一政：「日常」的夢遊者

須田一政（Issei Suda）1940年4月生於東京，父母在神田經營一片酒場。神田之于東京，有如皇城根之於北京，一政是如假包換的「江戶子」。

一政作為獨生子，在優渥的環境下長大，深度浸淫在神田-神保町書店街的文化氛圍中，中學時代便泡電影院，熱衷攝影。他在給《每日攝影》的文章中如此回憶：

「我開始攝影的時候還是學生，懇求母親為我買台萊卡相機。母親說，為什麼兒子堅持要買如此昂貴的相機，且非它不可呢？於是，便找來商品樣本和有關書籍，做了一番徹底的功課。終於在搞清楚所以然的基礎之上，給我買了一台。母親是對機械很有理解力的人。」

經過中學時代業餘攝影師的歷練，一政背著萊卡進了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，引來同學的注目。畢業的第二年，應徵《日本攝影》雜誌的徵稿，力克荒木經惟等攝影界前輩，斬獲最優秀攝影家獎。

初出茅廬的攝影青年，在大牌攝影志上開了一年攝影專欄，主題是「以風土和生活為中心的風土與家的結合，或因襲纏繞的日本家庭的歷史與傳統」。實際上，甫一出道，一種對古老文化傳統回眸致敬的視線便已然形成，日後，更固化為對民俗藝能的深深凝視。

畢業後，須田面臨的頭一個選擇是繼承家業。雖然志不在此，可作為獨生子，也責無旁貸，同時仍狂熱地參與攝影藝術活動，嘗試創作。1967年，對須田來說是一個重要年份。這一年，他正式成為寺山修司主宰的前衛藝術團體「天井棧敷」的「御用攝影師」，同時做出一個重大抉擇：放棄繼承家業，獻身攝影。此後連續四年，與寺山修司、橫尾忠則、宇野亞喜良等一群超「變態」、超叛逆的藝青朝夕相處，直至該團體壽終正寢。多虧了須田的存在，留下了大批珍貴的視覺資料，讓生於平庸歲月的後世藝青們能憑弔憤青前輩們的叛逆、榮光及激情噴射後的廢墟，緬懷反安保革命的崢嶸歲月。

作為「御用攝影師」，須田後來經常被人問到的一個問題是：曾否受到寺山修司等人的影響？須田照例是嘴硬到底：沒有！但私下卻笑著說，其實還是受了些影響的。與通常在劇座中的演出不同，「天井棧敷」的演劇，多是在阿佐穀等藝青和底層勞動者紮堆的街頭「遊擊」演出，有點像今天的快閃；要麼就是突然造訪觀眾的家，在人家裡上演迷你「訪問劇」。

在傳統藝術圈看來，這種「藝術」簡直可以與醜聞畫等號。但正是這種叛逆的地下藝術，深刻影響了彼時及後來的青年亞文化，其能量至今仍未釋放殆盡。